

歷屆實習生反思節錄

一、社區發展陣線

呂敬穎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我們到訪多個大埔街市，觀察及比較不同管理模式下的情況。

面對地產霸權，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如何透過推動「墟市文化」去擴闊社區經濟的多元性？

「天水圍由單一地產商發展，與政府簽訂的合作協議，限制了區內多元經濟活動，領匯壟斷街市令天水圍物價貴過灣仔，貴租迫小商戶結業並甘願冒險推車仔做小販。然而，嚴苛的小販管理政策，不斷在前線執法人員與小販之間製造矛盾和衝突，小販因逃避檢控而發生的意外不斷發生。陣線的角色協助正是成立天水圍天光墟、爭取合法擺賣。

正如香港社會經濟聯盟提出的《香港社會經濟政策綱領》中提到，發展社會經濟一方面能回饋社會，同時確保人民能滿足生活所需，並與土地和諧共生，創造共同永續富裕。另一方面能結合社群，以社會目標優先、高度民主管理的民間組織如合作社等為骨幹。NGO的角色是推動公民社會參與經濟、官民合作平衡資本、民間參與公共決策等去實踐社區經濟。而陣線所提倡的墟市文化正正是以此為面標，以天光墟、社區小市集為試點，重新建立我們被「地產霸權」所沖淡的社區經濟文化。

這種文化不但能帶動經濟，更是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社區為本是指除了滿足一社區的需要，在過程中社區的參與、充權、發展都能為社區帶來改變。社區成員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人與人之間除了是工作的拍擋，亦會緊密地交往、互相照顧、互相依存。此對於天水圍、東涌等新市鎮的尤其重要，居民居於同一社區的時間不長，鄰里關係相對疏離。公民社會的建立、社會經濟的發展正是改善此情況的契機！」

在這兩三個月的實習，雖然沒有作甚麼大事，但一點一點的參與，讓我更深體會到公民社會的重要。因著現代化和個人主義，以及政府的打壓，香港的民間組織力量非常弱。然而，民間組織的作用非常大，藉著組織，人不會將所有問題歸究於個人，而是更明白社會如何建構出今日的自己，讓基層不再活於自己控訴自己的生活，使他們重拾自尊和尊嚴。民間組織亦能修補政策和制度的不完善，人民是政策的使用者和活於制度當中，他們對社會有出於他自己的期望，民間組織能將這些期望總結出來，再動員群眾改變，讓政策得以修補，人民得到更合符其期望的生活。奈何基於政治大環境，既得利益者為了其權力，使公民社會的發展受限，以致市民於社會問題中選擇沉默和麻木接受。在實習當中，我體會到公民社會於社區的價值，以及明白到他們正面對來於當權者和社會氛圍困難和限制。

二、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經濟計劃）

黃湏沂 新聞傳播

藍屋同事羊羊探訪後與我談話，或許因為修讀新聞系，我常常把抽離自己的情緒，只是將事實匯報。當羊羊要求我表達「感想」時，我不懂反應。羊羊語重深長地對我說，表達自己感受不等於放任情緒，而對別人的說話作出回應亦不是隨隨便便，「耐心聆聽」是首要條件，而我們發言是應該給經過深思熟慮的回應（**response**）而非想到便說的反應（**reaction**）。表達自身情緒和感受除了是人之常情，同樣是理應如此，只有代入別人的位置，才能明白他們真正所需，我們雖然非「他們」的親人，但每人都需要別人無條件的支持（**unconditional support**）和理解。

萬婷欣 城市研究

常說社區營造，這個詞語在香港這種大都市總是顯得單薄理想化。當倦怠和冷漠彷彿是每一個城市人的預設值，緊密的鄰里關係像電視才會出現的橋段，而對我這個連鄰居也不太認得的人來說更是難以想像。這次實習讓我體會到「社區」的可能性。透過藍屋這個媒介和推動者，它不但是一個容納居民的地方，也是一個連結居民、街區以至社會的網。這些無形的網若是以機構為中心，就必定要與街坊不間斷地鞏固關係才可以維繫、擴大它。這個工作往往難以在短期內看到成就，而在我看來，要相信「自己努力的每一步都有意義」是一件很需要毅力和堅持的事。所以不但佩服在藍屋努力的人，也很慶幸我能透過實習看見他們的堅持，被他們的熱誠所影響。



街坊在墟市售賣自家製產品

黃曉丹 新聞傳播

「這星期是一年一度的秋季豐盛節，我隨土作坊兩名資深的會員到嘉道理農場擺攤，藉此推銷土作坊出品的有機食品，以及由土作·時分會員自家製的環保產品。在擺攤時，兩名資深的會員不但展現出對眾多產品的深入認識，更在很多對服務要求的細節上顯得額外細心。

她們兩位均是我眼中典型的家庭主婦，而過往我對一般家庭主婦的印象莫過於是精打細算，且遊說技術相當高，但她們卻打破了我個人的偏見，在向遊人推銷茶籽油時不但應道出它的多種功效，還仔細訴說出它的提煉方式和特性，這都使我不得不佩服。其實婦女的生活智慧本來已經很了不得，在社區裡只要能為她們提供更有彈性和友善的工作條件，她們便不但能發展個人潛能，更能回饋社會，與人共享年月和經驗累積下來的大智慧。」

楊茵淘 日本研究



土作時分產品

在「土作·時分」實習期間，我無時無刻都被這群團結，親力親為的婦女所感染。有會員說感激街坊所捐贈的二手物，讓她喜歡上來「尋

寶」；有會員特地上來購買比市面稍貴的有機菜，說要吃得安心之餘要支持本地農夫；有車衣班的學員勤力到機構練習；有會員會舉辦工作坊教授如何修理雨傘.....她們所做的可能看似微不足道，但正是這些小事堆砌起來，令「土作·時分」成為充滿人情味的一隅。我記得一次與社工到區內小店探訪，店主都表示懷念昔日寧靜的社區，自水貨客和藥房日益增多，他們已甚少踏足上水市中心購物。街坊的無奈，更加體現到「土作·時分」的角色。如果說「土作·時分」提供了一個讓街坊發揮才能的平台和結交朋友的聚腳點，她們的熱情投入和付出則發揮著連結社區關係的重要作用。我意識到只要有一個合適的平台，社區經濟模式不但可以鼓勵街坊多服務，多貢獻自己的學識，而且還可以使一個社區更和諧、更緊密。但願以「土作·時分」這種模式運作的小店能擴展至本地不同的社區，連繫著更多的人和事。

三、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甄家倩 生物化學



//實際上最令我驚訝的，是工友們對工作的盡責和自豪//

「在實習中最深刻的事，是外出探訪清潔工。剛巧當時發生了一位女士因去了公廁，傷口受感染而死亡的個案，就打算藉此機會看看清潔工有沒有得到足夠的安全以及薪資保障。當時探了很多在上環的公廁，我們會和他們談大約十分鐘左右。雖然只是短短十分鐘，但他們倒是本非常的熱情，什至會拿其他工友送贈的食物和飲品給我們，又很坦白地分享他們在此工作的感受，他們所遭遇到的難處等等。

他們大多都滿意薪酬的，只是由於公司需減省開支，就把一天兩更變為一天一更。雖說工作時間沒有延長很多，但由於沒有了夜更，變相他們第二天

早上回來就要清理前一天晚上的混亂，工作量也增多不少。同時，很多公司也沒有提供足夠的清潔配套，而是要求清潔工自行購買。什至有的時候廁紙都耗盡了，也等幾天才送新的過去，加添清潔工友們不少麻煩。

雖說如此，但實際上最令我驚訝的，是工友們對工作的盡責和自豪。他們或許在很多人的眼中都是低下階層，我也以為他們會不喜歡這份工作或是感到自卑。但在我們稱贊廁所很乾淨的時候，他們自豪的說自己非常認真的清潔，這一幕真的令我感到很欣慰。」

李玥滢 性別研究

透過這次實習，我取得一些寶貴的實戰經驗。香港婦女勞工協會為我們安排了不同的工作方向，如落區宣傳、舉辦墟市及合作週等，加上機構又會定期舉辦工作坊和電影會與大眾探討不同議題。此外，實習同學又能參與政策提倡，跳出象牙塔，取得實戰經驗。這次於女工會實習實在受益匪淺，更有助我將來從事相關職業以及研究相關議題。最後，我十分感謝女工會的同事在過去的日子對我們照顧有加，更教會了我們很多東西，特別感激美蓮，那麼包容我們，亦要感謝博群非牟利團體實習計劃給予我這樣珍貴的機會去學習。

四、綠腳丫

吳樂希 社會學



草地親子繪本日：親子摺紙工作坊

//原來，社區一直都在？//

「這次實習有很多令我很深刻的片段，啟發了我對社區及親子關係的看法。

記得在草地親子繪本日前一天，我們把物資運送到中山公園，從中午一路做準備工作到很晚。我們在那裡繼續準備物資，過程中不時有街坊走過問我們是不是有活動，我們就叫他們明天來玩。在中山公園，我們砌完了所有康樂旗枱，很快就有人想開枱玩。

起初，我們只是開了一張枱，逐漸逐漸地八張枱都開出來，街坊就聚在那裡玩耍。

有的是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有的是家長教小孩玩，有些則反過來由小孩教爸媽。他們一玩就幾小時，我們就在旁繼續準備第二天的物資。

原來，社區其實一直都在，只是一直缺乏了可以聚腳的設施，社區才變隱形了。公共空間每一刻都可以發生遊戲，只要我們把一些簡單設施放在當中，社區就在那裡發生。」

綠腳丫的親子教育，原來不只教育小朋友，家長才是教育對象？

「驟眼看這個機構的目的就是推廣親子讀書風氣，其實有更加豐富的願景。

透過推廣親子讀書風氣，一方面重新發掘了家庭的力量，讓這些人們更多走進社區之中，推動社區凝聚。同時，透過親子閱讀活動，家長與小孩一起學習成長，成為世界公民。」

陳籽穎 新聞傳播

「在實習剛開始時，我才發現自己一直混淆了『親子教育』和『幼兒教育』，除了小朋友，其實家長也是親子教育的對象之一，而且實際上，比起與小朋友溝通，有時反倒與家長交流的機會更多。

有一次，我們登上名為大石磨的小山丘，期間負責人村姑不時會向大家講述大石磨的歷史，以及新界東北一帶未來的發展。這些話題對小朋友而言或許略為艱辛，但村姑並沒有刻意將內容簡化以遷就小朋友，而是針對家長提供資訊，我非常欣賞這種做法。

我想起曾經在地鐵站看到某張海報將『親子』譯成“kids”，先勿論翻譯的對錯，但它確實是反映了現時親子教育最大的問題——我們總是誤把小孩視為親子教育最主要的對象，忽略了家長的需要。

在設計親子活動時，我們不時會傾向簡化活動內容及方式，期望小朋友能夠更容易吸收資訊，最後整個活動都只圍繞著孩子，令家長在親子活動中的角色更加模糊不清，這種只能算是幼兒教育，而非親子教育。

大地學校讓我重新審視家長在親子教育中的角色，他們也應是親子教育的受眾。在參觀、體驗、聆聽繪本故事等針對孩子的活動外，其實加插一些針對成年人的資訊也非常重要，而且孩子也不可能每分每秒也集中精神於活動中，此舉除了讓孩子有放空的隙縫，亦能令家長有實際的知識增長，甚至在活動以外，以個人的身分將影響散播開去，例如有些家長會與綠腳丫合作，將在活動中參與過的工作坊帶到自己公司。在大地學校的活動中，我看到家長和孩子都只是學員，兩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陳籽穎 新聞傳播

「在實習剛開始時，我才發現自己一直混淆了『親子教育』和『幼兒教育』，除了小朋友，其實家長也是親子教育的對象之一，而且實際上，比起與小朋友溝通，有時反倒與家長交流的機會更多。

有一次，我們登上名為大石磨的小山丘，期間負責人村姑不時會向大家講述大石磨的歷史，以及新界東北一帶未來的發展。這些話題對小朋友而言或許略為艱辛，但村姑並沒有刻意將內容簡化以遷就小朋友，而是針對家長提供資訊，我非常欣賞這種做法。

我想起曾經在地鐵站看到某張海報將『親子』譯成“kids”，先勿論翻譯的對錯，但它確實是反映了現時親子教育最大的問題——我們總是誤把小孩視為親子教育最主要的對象，忽略了家長的需要。

在設計親子活動時，我們不時會傾向簡化活動內容及方式，期望小朋友能夠更容易吸收資訊，最後整個活動都只圍繞著孩子，令家長在親子活動中的角色更加模糊不清，這種只能算是幼兒教育，而非親子教育。

大地學校讓我重新審視家長在親子教育中的角色，他們也應是親子教育的受眾。在參觀、體驗、聆聽繪本故事等針對孩子的活動外，其實加插一些針對成年人的資訊也非常重要，而且孩子也不可能每分每秒也集中精神於活動中，此舉除了讓孩子有放空的隙縫，亦能令家長有實際的知識增長，甚至在活動以外，以個人的身分將影響散播開去，例如有些家長會與綠腳丫合作，將在活動中參與過的工作坊帶到自己公司。在大地學校的活動中，我看到家長和孩子都只是學員，兩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

五、影行者

譚焯琳 藝術



毛片剪輯片段。

影行者聚焦草根階層，以藝術推動社區參與，提倡基層美學，以實踐其核心價值：「我們致力於把藝術還給人民，把人民還給藝術」。實習同學由其剪片既經驗反思藝術創作中既「美」該如何定義，又由誰來定義？

「我係影行者負責剪輯請願紀錄、市建論壇行動及街坊請願行動，時常剪到街坊理直氣壯咁講野，或者講到 d 好正既東西。

呢 d 影片唔需所謂「fine」既包裝，但它們極「raw」嗎？好似兩者都唔係，覺得長期係藝術系，身邊氛圍都是追求「fine」或創作媒介上既突破，所以剪輯影行者既片時，好易會認為佢地唔 fine，唔夠『藝術』，但我卻覺得佢地——有內容。

影行者既片幫助我，記住藝術家對社會、文化既理解，長期處於象牙塔裡，即使有多沈醉，都唔會做到好的藝術。」

謝潔寧 人類學

「帶著影像去修行」是影行者一個概括的理念，但藝術對於機構來說是方法亦是根本的理念。以藝術普及化的方式關注和提倡基層和草根的組織和自主，亦會關注和倡議不同草根的議題，在社區中舉辦不同的活動。其中一個特別之處是機構下會再有不同的組織，由不同的成員關注不同草根議題。

在是次的實習中，我有機會接觸不同群體的人，不論是生活背景、經歷都很不同，但大家都對社區運動都有很豐富深刻的想法，而當我有機會和街坊成員聊天的時候，亦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因為最初加入到機構時，固然會想到是會參與一些實務的工作和項目等等。但後來參與不同的活動後，才更了解影行者的另一個工作，推動不同參與社區運動的人互相交流想法和經驗。大家會在累積一定經驗再聚集起來，反思社區運動和藝術在香港這個環境下可以有

怎樣的關係和如何善用。這種經驗亦反映在成員平日籌備活動的時候。大家對於社區放映會有不同的意見，而他們會提出詳細的理據和清晰的原因向其他人解釋。

...

社區放映主要是每個月一個固定的日子，便會在公共地方舉行的一個放映會。會播放不同類型的短片(例如紀錄片、電影、社會行動片)，再加上不同的藝術形式(例如裝置藝術，手工製作)，去認識社區中不同的群體，例如勞工、租戶、少數族裔等，有一些議題希望可以分享給居民了解。所以主題可以有很多創作的空間以接觸不同的群體，有一個接觸街坊的機會。

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好好的體驗，藝術的形式實際實踐的方式，可以是一場由不同組織機構自主運用的一種媒介，集合大家不同的意見和倡議，一個多元化的表達方式。而且作為一個在公共空間舉行的活動，社區放映更能了解何謂社區網絡。一個可以用較低成本的方式聚集社區中不同的人其實是以前一個社區中常見的方式。這個活動便是一個機會再去接觸這些網絡。因此，其中一個深刻的印象是我會有很多機會在街上跟不同路過的人聊天，如何有勇氣打開話題，從中了解他們，得到對方的一些資訊，在不同的立場中表達清楚自己的意見都是我一個很深的體驗。

冼楚翹 全球研究

實習後，我認為社區並非了無希望，香港並非了無希望。因為在社會中仍然有為數不少的人希望改變這個所謂沒救了的社會，希望可以從組織街坊開始，提倡不同的想法，鼓勵不思考開始思考自己的生活。也希望透過資訊分享，讓他們掌握自己的權利，對抗社會不公。有些事情並不需要默默承受，民眾有權利反抗及提出自己的意見。

以一句話同總結整個實習期的話，我想會是拒絕當順民，拒絕民眾當順民。

六、關注草根生活聯盟

陳蘭恩 社會工作

實習期間，我接觸了不同面向的基層，小至學童權益大至房屋倡議都能顯示社會現行扭曲的價值觀及結構問題，透過親身籌辦民間墟市，讓無牌小販能在公共空間內合法擺賣，從中為他們爭取的不但是一個合法擺賣的地方，更是為他們一直以來視作生計的工作重奪一份尊重，此外，透過縮短售賣者與消費者的距離，重塑兩者之間的關係，對現行領展壟斷的現狀作出控訴。實習過程中，亦接觸到正籌辦社會房屋的『好宅』成員，制定了香港第一份民間平等租約，協助保障劏房居民的租金及租務權益，杜絕被壓榨或無理逼遷的情況出現。

大大小小的議題也離開不了現行福利制度的漏洞以及草根基層在政策前的無助，在為街坊解釋如何申領福利前，往往要上速成班先理解一次，作為大學生，看着全是中文的申請表格，但竟然也茫無頭緒，上完一課後，總有種喘不過氣的感覺，表格上複雜的專業字眼、申請過程時繁複的手續與遞交文件、前線員工與上級溝通不良使申請屢被駁回，種種情況使街坊灰心，遞交表格時政府前線員工的刁難亦令他們倍感難堪，明明這些福利援助是他們應得的，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只是因為制度問題，才被推向社會的邊緣，與其說他們是在乞求這些補助，倒不說這些補助是政府對他們應有的賠償。很多時候，我們接觸的資訊很表面，財政預算案列出一大堆數字，向公眾表述政府投放一大筆金錢，卻不了解分配時的不平等和不公義，因此，透過此次實習站在前線，設身站在街坊角度，能讓我們看到制度對基層市民無處不在的壓迫。

街坊從來不是受助者，在社會中，低收入人士被定義為弱勢、等待救助，但這次實習告訴我，他們擁有的能力比我們多出百倍，長久以來，社會以薪金、學歷定斷一個人的市場價值，彷彿人天生就是一件商品，學習興趣班、讀好的大學，全都只是為了換取身上的價錢牌達到更好的價格，但人的價值真的能被如此量化嗎？街坊在社區紮根，他們的社區經驗比我們這些門外漢更深，只有他們才知道自己社區的不足和需要，這些生活經驗是我們讀再多的書，也無法追過的，除此以外，街坊的好奇心、自省力、創意、溝通等等，遠比我們高，墟市中接觸不少基層檔主憑著自己一雙巧手，吸引許多人駐足欣賞，而且街坊間人情味相當濃厚，有次晚上落區擺街站，有街坊特地拿整袋橙和飲料來慰勞我們，又有街坊經過聽到我們叫喊，便放下手上的工作，加入一起擺街站，這種互相支撐同行的感覺使我真正明白一個社區的價值，不在於金錢，而在於人。

蘇燉鈺 新聞傳播

一開始實習，同事就跟我們解釋這裏是倡議團體，關心不同議題，包括濫收水電、住屋問題、SEN 家長、學童問題等等，同事會以議題區分不同小組，召集街坊定期討論問題，並了解他們的情況。我曾經參與不同小組的旁聽，包括 SEN 家長組和土瓜灣住屋組，從街坊的親身經歷和意見，更貼地地了解議題。

...

以「實習生」的身份工作，同事會容許你犯錯，但同時也會給予你更多機會，我好高興關宅讓我學習到更多，也符合自己當初報實習的期望，老套但真實的「獲益良多」。

實習讓我更了解不同基層街坊的需要和難題。關宅關心很多社會議題，其中之一就是基層街坊住屋問題，我曾經到土瓜灣住屋組旁聽，負責小組的同事講解很多關於組務上面對的問題。例如在劏房居住的街坊，就可能面對濫收電費水費的問題，另外租約、申請公屋等等，其實都有不同漏洞，有些分享更令我感到吃驚。有住在劏房的街坊坦言，曾經因為想更快獲得公屋，有想過謊報家裏有家暴，夫婦離婚後就會更快以單親家庭身份取得公屋。這個做法，我一聽上來很荒謬，但偏偏有街坊想過用這個方法，就是為了儘快取得公屋。旁人可能會覺得，街坊為了公屋無所不用其極，但這偏偏反映到現狀的無奈。

七、Translate for Her



魏芷玲 全球研究

作為一間小型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要維持營運是很困難的。Translate for Her 的營運是靠樂施會的基金才可以繼續運行。

...

小型社會服務機構的出現是為了填補其他組織（包括政府、其他非牟利機構）未能觸及到的工作範圍，例如 Translate for Her 是填補了需要即時翻譯這個空隙，但它們的生存卻需要依賴不同社會組織的基金去營運。我覺得這種架構很扭曲，因為完全不合理。政策未能覆蓋整個社會的需要是政府的責任。但當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政府卻不會負上這個責任。所以當有機構自願地補上時，是政府有欠於那個機構，而不是讓它自生自滅又或者讓那機構自行尋找維持「生計」。反之，政府應該擔任主動的角色，為小型的非牟利社會服務機構提出支援，從而讓整個社會受惠。

在這實習中，我不但學會了一間社服機構的營運模式，了解如何策劃活動，又或者如何解決我們服務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更多的學習是如何溝通。理

性溝通在任何工作上都十分重要，因為它有助思想交流和增加工作效率。跟同事 Joanne 的溝通去安排自己的實習時間表；跟其他實習同學溝通，發揮合作；跟婦女溝通，更了解她們的需要。

這次實習機會確立了我要改變社會的決心。若然可以的話，我想改變現在社服機構獲得資金的制度，好讓 **Translate for Her** 等小型社會服務機構有更多資金流動的空間，發揮自己的作用。

羅焯婷 新聞傳播

我其實很喜歡 **Translate for her** 大家協作、共同策劃的運作模式，仿佛是在傳統制度外的新思維，擺脫傳統大機構的那種官僚、許多行政的模式。但另一方面發現好壞沒有絕對，新機構固然可以令我共同參與共同商談方向，有較大的空間，但細機構缺乏的是財力，缺乏的是人手，缺乏這些東西即使有好的意見都無用武之地。

...

雖然實習期間體現到這些無力感，但整體上得著較多。現在對於少數族裔的敏感度大大的提升，我分得清楚各族裔的文化不同，我記得我面試的時候說希望進入 **Translate for her** 是因為希望消除歧視，現在想起覺得有點傻氣，因為當時我連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都分不清，因為消除歧視的起步點應該是了解。在這幾個月的時間我跟不少婦女建立了關係，讓我覺得窩心的是他們對朋友很真誠，而且只見過面一次都會把你當成好朋友，這些關係對我而言是難得的，也是我再無力感中繼續下去的動力。

香港實習：往屆實習生推介

一、社區發展陣線

程頌琪 社會學



「在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的三個月裏嘗試了很多第一次，擺街站，協助籌備社區生活節，跟社工和街坊們一起商討行動，跟街坊一起到區議會發聲，參與屋邨活動等。

過程中認識到更多有關社區經濟，地區小販，攤檔和公營街市，地區貧窮等議題。除了議題的深化外，我更察覺到做社區發展(CD)跟一般的社工服務不同之處，我們非常強調與街坊的關係，每次跟街坊的相處都以尊重和平等為前提。我們相信街坊是最了解自己的社區的當時人，而他們也是絕對有能力為自己爭取和發聲，我和社工們都是促進者而非帶領者。在這次實習裏，我領略了不少做社區發展的精神和理念，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經過這次實習後，我相信：只要在社區撒下種子，讓街坊發現和相信自己的能力，社區自決的花瓣就能盛開。」

二、聖雅各福群會（社區經濟計劃）

張美怡 社會工作



「在土作時分實習的幾個月中，我看到了社區的另一種可能 -- 不用金錢交易，街坊互相幫忙，基層婦女發揮自主，實踐綠色生活，本土農業與社區連結.....

在香港說社區想像，可能很多人會話你傻，但這些"傻事"偏偏就有一班"傻人"在做。實習令我最深刻的，不是我做過甚麼或學到甚麼，而是機構中的社工、職員和街坊的熱誠感動了我。

記得一次活動的籌備中，街坊懇切地跟我說希望土作時分的理念能宣揚開去。從他們的每一句話中，我感受到他們對土作時分的歸屬感和認同。

在石地上栽花，雖然很難，但依然要做。

你願意來感受社區另一種可能嗎？」



「2016年，我在聖雅各福群會轄下的上水土作時分實習。三個月內，我試過在天橋擺街站、推車仔搬運物資、與街坊一起分菜；也試過協助籌備農場參觀活動、環保工作坊、墟市節。搞咁多野，目的是實踐社區經濟。

所謂「社區經濟」，是源於社會很多資源不能好好運用：有人懂得裁衫車衣，有人懂得裝修，有人懂得種菜，但他們的才能在現今香港社會不被承認；有人物資太多，無處擺放，有人卻不夠物資。香港社會一定要如此運作嗎？有沒有另一種可能？

每人都有其專長，每人都可以貢獻社區。我們能夠好好運用社區本身的資源，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利，為今天資本主義行先、利益行頭的香港尋找另一條出路。

若你認為社區不應只剩下陌路人，
若你覺得我們對社區應有更多想像-- 仲諗？報名啦。」

三、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甄家倩 生物化二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於25/5/2014舉行25周年慶祝聚會，邀請會員及街坊一同回顧及認識女工會多年來的工作。取自草媒。

//想更了解基層勞工和落手落腳做訪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是2016年在婦女勞工協會實習。

最深刻的，是機構規模雖小，涉獵的範圍卻很多，如勞工權益的保障，法例監管，公司的外判比例報告等，都是工作的範圍。

由於人手很少，所以要凡事親力親為，由派小冊子，處理行政事務，到守攤賣女工們的貨品，實習生和全職員工都無分你我，必然要落場幫手。所以對小型的NGO很快就有一個如何運作的概念，也對相關的社會問題有了一定的認識。最難得的是我們會有很多與勞工們，如清潔工及零散工，親身接觸的機會。透過和他們談話，可以切身理解到不同的社會階層是如何看待現今社會，他們又有什麼需要。

總括而言，今年在女工會實習對很多方面都開了眼界。如想更了解基層勞工和落手落腳做訪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